

YUEDU SHIGUANG

柘子 / 主编



# 跟老师找茬儿

我们的老师啊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Y  
NG

柘子 / 主编



# 跟老师找茬儿

我们的老师啊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老师找茬儿:我们的老师啊/柘子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2012年重印)

(悦读时光)

ISBN 978-7-5080-6146-7

I. ①跟… II. ①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4372号

## 跟老师找茬儿

——我们的老师啊

柘子 主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开

**印 张:** 12.25

**字 数:** 171千字

**插 页:** 1

**定 价:** 19.80元

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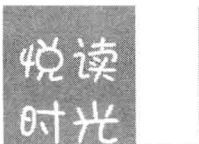
## 目 录

---

山里的孩子来吃面	李 省 1
“懒”老师教出了勤学生	蒋光宇 4
跟老师找茬儿	苏诗钰 6
走过人生的鄙夷与不屑	马 德 9
题王许威武	张之路 11
为“我不能”举行葬礼	奇克·牧门 24
我和橘皮的往事	梁晓声 27
蝴蝶胸针	青衣江 30
坐在最后一排	苏小宁 33
当世界向你说不	朱 芳 36
英格丽老师的奖杯	侯拥华 38
老师所能做的	兰 兰 42
珍贵的珐琅碗	吴兴林 44
名师	天空的天 48
我在北师大等你	唐理兵 51
刻在心上的错	佚 名 55

打开心扉就看到世界	金 薇	57
来自天堂的可丽饼	伍美珍	60
美女家教	林 霞	66
应试作文教育实践	张裕坤	69
我的“禽兽”教师	步 遥	71
那年，那件棉袄	佚名	75
代课教师	阴玉军	77
教授先生	陈 洁	80
撞上百万分之一的几率	瓦尔特·保特 庞启帆编译	83
纸篓中的老鼠	王 悦	86
西海固的孩子们	叶 楠	89
记住总会有人喜欢	佚名	93
麦田里的守望者	翁黎明	95
你会到喜欢喝水的年龄	何 灵	98
你知道眉毛的作用吗？	鲁西西	101
人生几十年，谁能料定	胡 敏	104
我就要做你的偶像	风为裳	108
一位差生的老师	一路开花	111
于老太太	王国华	114
纤尘不染的字	莫非	116
乡村的孩子	春 平	118
越过一匹“瘸骆驼”	胡子宏	120

那一“吻”教会了我……	沈发	123
上学只要半小时	秦明	126
豆芽菜	佚名	128
被老师遗忘的日子	李军洋	130
闻到母亲的气息	佚名	132
请和我保持距离	张爱国	135
请奖给我一个妈妈的吻	汪洋 编译	137
黑馒头	佚名	140
校长向我道歉	H. 索洛姆科	142
有本事，你也撕	马德	145
不仅爱，还要博爱	张巧	147
梦想，在自己的眼睛里	一路开花	150
那些我未曾感谢过的人	马德	152
他们的困惑和我的困惑	王小妮	154
大姑站在讲台上	正洪杰	157
带花的名字	锦上	160
有些人	张晓风	163
挑 战	佚名	166
阿加西斯教授的观察课	塞缪尔·H·斯卡德	169
阿伦老师在恋爱	艾美丽	172
矮个儿老师	卢年初	175
爱赶时髦的班主任	尤培坚	177



安德鲁的拉丁语课

译/彭金平 181

A 分老师

卡瑞娜·斯诺 183

“奖”与“送”的差异

贾慧 186

“诚实”的地位

青梅 188

## 山里的孩子来吃面

李 省

去年我们学校从甘肃招来一百多个学生，大部分是甘谷地区的孩子，另外还有靖远的一些学生。

因为我负责的是女生的住宿工作，那些女孩大多来自甘谷，所以对靖远的学生不是很熟悉。

今年开学以后，学校成立了课改班。我教这个班语文课兼当班主任。几乎所有的靖远学生都报名上了这个班，靖远的孩子不太表达自己的情感，比起甘谷的孩子来他们似乎很羞涩。

“五一”长假还没有放，甘谷的孩子就找到我嚷嚷要吃我做的打卤面。

靖远的孩子们默不作声。

快到放假的时候，我找到靖远的学生干部，告诉他们我想请他们来家里吃饭。说真的，孩子们的生活清苦、单调，真叫人心疼。

孩子们的眼睛放光，却客气地推辞。

最后，定下5月3号。

那天一早，老公因为学校有事自去公干，我找了一个朋友帮我采买。

我俩买了大约八斤鸡腿，六斤黄瓜，六斤面条，另外还有蔬菜、饮料等等，气喘吁吁地用自行车推回家。

刚刚到家，接到孩子们的电话，已经到了却找不到我的家门。



我急忙出去接人，眼看小区尽头，孩子们排着队向我走来，一个个羞羞地笑着。邻居们吃惊地看着这队人马，以为我家要盖房子。

十几个孩子大多是男生。

进门分工明确，女孩子立刻帮我下厨；男孩子很自然地坐下喝水，看电视。我暗暗笑了，看来靖远地区还有点男尊女卑呀！

菜式很简单：炖鸡腿、烩土豆、凉拌海菜、油炸花生米，还有一大碗油泼辣子。

另外打了整整一高压锅的面卤。

我有点儿眼晕。

鸡腿和土豆用蒸锅和铝盆端上去，面卤则直接用高压锅端上桌子。

吃饭前，女孩子悄悄地盛起一碗肉，说是给弟弟（我儿子）留着。我忙把肉倒回锅里，那小子还把这个放在眼里？他只吃我做的韩式炸鸡。

孩子们招呼我一起吃饭，又懂事地请我母亲一起上桌。我还没有煮面，母亲怕孩子们拘束，自己盛起一碗菜回房间去吃。

面条端上去，我吃惊地发现孩子们把面卤喝了。

晕呀，原来他们不知道那些香喷喷的卤子是浇在面条上吃的。

孩子们每人端一碗白面，泼上辣油。面条立刻变成红色，再倒上醋，加上一勺盐面，稀里呼噜地大吃。

我的天哪！

我忙教他们如何吃打卤面，孩子们客气地说：有面条吃，干吗糟践这好东西？

啊？这算什么好东西呀！

尝了一口他们拌好的面条。

哇，我几乎是蹦起来。

那辣的滋味一下子呛进心肝肺，我咳得惊天动地，鼻涕眼泪一涌而出。

孩子们终于全体大笑：原来老师这样不能吃辣。

接下来，气氛热烈起来。

有的孩子学着我的样子把面卤浇在面条上，依然是挖一大勺辣椒。

还有孩子跟我开玩笑，作势把辣油泼进我的碗里，吓得我抱着饭碗跑掉。

三个男孩吃得兴起，扒掉背心赤膊上阵，让从房间出来的母亲吃了一惊。

肉吃没了，花生没了，还剩下半锅面卤和半盆面条，够我们全家再吃三天。

我发话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把面条给没有来的同学带去。

女孩子们把面条倒在食品袋里，我看见她们每人拿一把小勺从吃剩下的鸡汤里往外撇着什么洒在面条上。我说：“那汤子一会儿就全倒掉了，你们干什么呢？”女孩子们忙说：“老师，不要呀，那里面还有好多油呢。”

孩子们离去的时候，一个个兴高采烈，全没有来时的羞怯。大家脸红红的，排着队向我高呼：“老师再见，老师开学见！”

场面煞是壮观！

接下来，气氛热烈起来。

有的孩子学着我的样子把面卤浇在面条上，依然是挖一大勺辣椒。

还有孩子跟我开玩笑，作势把辣油泼进我的碗里，吓得我抱着饭碗跑掉。

三个男孩吃得兴起，扒掉背心赤膊上阵，让从房间出来的母亲吃了一惊。

肉吃没了，花生没了，还剩下半锅面卤和半盆面条，够我们全家再吃三天。

我发话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把面条给没有来的同学带去。

女孩子们把面条倒在食品袋里，我看见她们每人拿一把小勺从吃剩下的鸡汤里往外撇着什么洒在面条上。我说：“那汤子一会儿就全倒掉了，你们干什么呢？”女孩子们忙说：“老师，不要呀，那里面还有好多油呢。”

孩子们离去的时候，一个个兴高采烈，全没有来时的羞怯。大家脸红红的，排着队向我高呼：“老师再见，老师开学见！”

场面煞是壮观！

他说：“我看还是可以同学们自己学。我这人有一个特点，就一个字，谁能猜得着？”

有个男同学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懒’！”

他笑了，说：“你怎么知道我懒？”

男学生说：“我们请你讲，你不给讲，还说自己有一个字的特点，这不就是懒吗？”

他说：“你们想一想，自己可以做的事，为什么要靠老师教啊？大家可以先讨论如何翻译，不会了，可以查资料，查注解，实在不会时，再举手，由我来解答。”

结果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只剩下两三个难点，魏老师一指点学生们就都明白了。

下课后，一些老师、家长和同学讲评这节课，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位家长兴奋地说：“魏老师啊，我儿子以前上课经常‘溜号’。可上你这堂课，我发现他一分钟也没来得及‘溜号’，高高兴兴在那儿学。他还敢说你‘懒’，说你懒的那个就是我儿子。”

魏老师真诚又谦虚地说：“大家还是多提点意见和建议吧，比如说，是不是有点太懒了？”

几位老师和家长说：“这样的‘懒’是好事，因为这样的‘懒’老师可以教出勤学生。”

一些老师和家长问：“究竟是什么秘密武器让这节课收到了生动活泼的教学效果？”

魏老师说：“其实，我真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两个字：商量。如果凡事多和学生们商量，就能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就能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活泼，更容易获得成功。”

## 跟老师找茬儿

苏诗钰

新的学期如期而至，我一向喜欢的物理老师不再教我们了。新来的物理老师声称自己已有十年教龄，可左看右看都是个“嘴上没毛”的大哥哥。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离“父”的年龄远了点吧？那好，你既然“为父”，那就和“小女”过上几招，我倒要看看“父亲大人”究竟有几把“刷子”！一向被视为“乖乖女”的我，发誓要和新来的物理老师进行一场较量，用眼下最为时髦的话是PK。当然，那是场暗中进行的PK。

于是，从第一节课起，我便不动声色地实施起我的“A计划——运动战”。

这天，新来的物理老师刚刚走上讲台，开场白尚未讲完，我便举手说要上厕所。人有内急嘛，何况又是女孩子，年轻的物理老师措手不及，一下子弄了个大红脸，不得不尴尬地点了点头。

我心里忍不住窃喜，在厕所转了一圈便回了教室。不到十分钟，见老师讲得正起劲，我又举手报告：“老师，我要上厕所！”

就这样，一节课下来，我上了四次厕所，可他竟一次次地恩准了。

一计不成，便来二计。我又实施起“B方案——阵地战”。哈哈，这次可要和你来明的了。早知他有提前几分钟进教室的习惯，第二天上物理课前，我背对教室门口，想把他暂时堵在门外，可不料想，他却幽了我一默：“呵呵，是‘所长’哟，怎么，是想荣登‘室长’的宝座不成？”

天哪，本来是想让物理老师难堪的“B方案”，却引起全班同学对我的哄堂大笑，我决定使出最狠的一招：“C行动——地雷战”。

这天上微机课，我无意间在百度的贴吧上看到“北外附校高中老师排行榜”的帖子，新来的物理老师竟名列前茅。我气不打一处来，便故作风雅，俨然是李清照或苏小妹转世，写了一首“藏头诗”发在贴吧上。诗曰：“雾遮燕山山无踪，梨落秋野野碧空。老子欲曰无声语，师出精门有不同。时间蚕死丝方尽，大道通天天地通。笨人不关圣贤事，雄才自古有少英。”山山对野野，无对有，死（丝）丝对天天，笨人对雄才，且又合辙押韵，表面看来是在赞美老师，但最为高明的是，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雾（物）梨（理）老师时（是）大笨雄（熊）。

我为自己能写出如此藏而不露的“千古佳句”而自豪，同时，也着实解了心头一时之气。但帖子发出不久我便后悔极了，我真的好怕，怕这颗“地雷”随时都会爆炸。但转而又想，他一个物理老师，未必去看这些帖子；即便看到了帖子，也未必能看出诗的妙处；即便能看出是首藏头诗，也未必知道是我的“大作”。

没想到这颗“地雷”很快便被物理老师发现了。微机课刚上完，我们便在微机房外的长廊“不期而遇”，那张脸上明显是多云天气——随时都会有一场暴风骤雨。本想擦肩而过，可还是被物理老师叫住了：“贴吧上的诗写得不错嘛，用网上流行的一句话说‘你太有才了’，可干吗要躲着老师？不让老师和你一道奇文共赏？”

“不不，贴吧上的诗不是我写的，您搞错了吧？”我竭力为自己辩解。“这么文采飞扬的诗篇，除了我们的小才女，谁人能行？何况是愤怒出诗人！”说我是才女有些过奖，但发帖的时间正是我们上微机课的时间，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唉，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年轻的物理老师显出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称的沉稳：“但如果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一味去摆阵设局，这样的持久战再打下去，非误了自己的学习不可！当然，对老师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出批评，没必要把老师也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啊！”

见事已败露，我害怕极了，心想，这下真的完了。但转而又自我安慰：也许他并没有看出这是首骂他是大笨熊的藏头诗，不然即使再有涵养，也早该火冒三丈了。我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当即便找了个借口开溜。

第二天的第一节便是物理课。在物理老师临进教室前的一分钟我还在祈祷：千万别让物理老师看出来那是首藏头诗啊！

物理老师的脸上带着少有的微笑，开场白更是别开生面：“今天讲新课之前，我先出一副对联的上联：‘动力引力摩擦力力力相互’，对出下联的请举手！”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弄不清物理老师为何不讲物理课，偏偏要出这么一个上联，一时忍不住窃窃私语。

物理老师见我始终不肯抬头，加上同学们一时又对不出下联，便直接点了我的将：“你能对出下联吗？”

“亲情友情师生情情情相系。”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本来，下联对出后应该到此打住，可无论是“厕所事件”、“堵门事件”，还是“贴吧事件”，都真的令我感到难堪，令我感到愧疚。我忍不住解释说：“不管是动力引力摩擦力，它们都是有相互作用的力，你给他一个力，它必然会回你一个力。这正如亲情友情师生情一样，只要你给他一份情，他必然会还给你一份爱。老师，请相信我，不管是引力摩擦力，我都会把它当做自己学习的动力！”

“好啊，请同学们鼓掌！”同学们先是一愣，见物理老师带头鼓掌，便齐刷刷地鼓起掌来。

掌声中，我终于忍不住流下悔恨的眼泪。

同学们也许并不明白我的泪因何而流，但我相信我的“笨熊”老师一定会知道。这并非是因为我为和物理老师在PK中失利而难过，而是为他那少有的也许只有父亲才有的宽容而感动！

“对不起，我的‘笨熊’老师！”掌声过后，我终于有勇气说出我心里想要说出的一句话。

## 走过人生的鄙夷与不屑

马 德

我参加中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记得那天，我带了一支铅笔，一根直尺，一个圆规，一块橡皮，三支圆珠笔。总之，该带的，不该带的，全带上了，攥在手里，满满的一大把。

一位姓邢的同学看了我一眼，说：“你带这么多干什么？”说完，他眉梢向上一抖，眼珠微微往眶角一转，牵出满脸的鄙夷与不屑来。

而他的手里，只有一支圆珠笔，连橡皮都不曾带。我仿佛是一个穷人，拿出几个硬币来摆阔，不小心正好被富人撞见。富人一说话，我满脸的窘迫。

恍惚间，我想反驳几句，却无言以对。邢同学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老师的宠儿，而我够不上差生，也几乎相当。在这样的鄙夷面前，我只好束手就范。

那一年，邢同学考上了师范，我没考上，灰溜溜地读了高中。

开始学习写作，是在大二。那时，别的同学花前月下，尽享人生的快意，我却伏在教室里一本正经地写稿子。每写出一篇文章来，都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自我赏阅，自我陶醉，看三五遍，不能自己。第二天，拿着稿子，便火烧火燎地送到市报社的编辑部去。市报社离我们学校不远，于是我常去。很快，副刊的编辑也就认识我了，但那位带着眼镜的老先生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稿子放这里吧，有消息我告诉你。这与我的期待相去甚远，我希望的情形是，他看完我的稿子后，拍案叫绝，



说，这个稿子太好了，马上发！那时候，真是年少轻狂得可以。

后来，编辑部新来了一个编辑。据说是部队转业回来的才子，他渐渐对我频繁光顾编辑部的做法不感冒了。有一天，我送完稿子，正要走，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你以后，别来了行不行？”

当时，我还沉浸在送稿子的喜悦和兴奋里，他的话，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说：“怎么啦？”“你看你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还好意思老来？”他的后半句话，拖着方言与普通话交杂的腔调，怪怪的，怪得直到现在这个声音还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抬眼看他，白净而周正的脸上，是丰富的鄙夷，以及夹杂于其中的一点诚恳的愤怒。这样白净而周正的脸，再加上这样丰富而激动的表情，一下子让我刻骨铭心。

最后，我甩下一句话，说：“我偏来。”

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曾经被我认为生命中的奇耻大辱。然而，经过这么多年岁月的打磨，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也理解了。那位姓邢的同学，初中毕业后，我们一直疏于联系，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哪一天，我看到他，我紧握着他的手所能感受到的，只会是二十年重逢后的温暖和喜悦。

至于那个编辑，即使我们又邂逅了，我想，我们也只会形同陌路——他不认识我，我也认不出他来了。我曾耐心地翻看过我以前所写的那些东西，实在是糟糕透顶。幸亏他站出来断喝了一声，否则，我就那样糟糕透顶下去了。

现在，我该对当时对他的恶毒诅咒忏悔。年轻的心，总是狭隘自私的。即便，他那时真的是出于恶意，我也能原谅他。因为，假如我在他的位置上，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我只是在人生的那一刻，与他们人性中恶的部分狭路相逢了。而在我看不到的另一刻，他们可能给另外的人的，却是谦逊、友善和亲切。他们并不是坏人，这个世界，可能原本就没有坏人，只有被逼成坏人的人，以及被错认为坏人的人。这样看来，我们该原谅的人应该更多。而这样一想，人生的一切也就豁然开朗了。